

◀ (上接 14 版)

性、活化、在地化三个原则的同构。人性化,是通过舒适、轻松、知性三位一体的空间定位来体现,这也是区别于其他空间的主要特征。而提供鲜活的空间气氛和消费产品,加上有趣的形式感,才能让消费者与空间产生互动,互动使得空间活化,空间消费才可持续。任何一个空间,无论是从物理空间层面,还是从文化空间层面而言,都是属于地方的,因此,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异乡客,来到独立书店空间,都是来感受“此时此地”的。因此,从物质形态到空间气氛,其整体的在地化空间呈现,是空间建构的灵魂。而在地化的核心表达,是通过“地方文化+圈层品位+生活方

式”的组合再现到达的。当这种在地性做到极致,反而就具有了世界性和国际性。

上述的物理空间打造完毕后,其合适内容的选择、服务的提供,还需要有合适的人来连接。因此,当代实体书店必须遵循知识性、专业化、管家式的服务方式,突出书店独特和个性化的服务品质。书店以书立足,因此,知识性服务提供是第一标准,书的文化特征被彰显,是通过形式外化的知识营销,和独特的空间感受组合完成的。虽然有可能卖的是物质商品,但书店服务的专业化,才更能体现一个有充分知识含量的文化空间的服务素质,才更能把空间与内容、服务统一起来。同时,在知识性和专业化服务上,还需要嵌入管家式服务特点。优雅、温馨、体贴

为特征,贴心、跟随、一对一跟踪服务为形式,是当代消费精神的核心品质之一,只有具备这种品质才能让消费者身体感官充分得到满足。

在身体性满足为核心的消费图景中,图书已归位于消费品行列,图书也只是众多消费品之一。事实上,以市场的方式,实体书店空间让图书摆脱了传统僵化的管理和消费模式,图书在消费者意识中,无异于其他消费品。图书作为一种信息消费,也真正融入了大众的生活。以消费力量命名的图书商品化属性,不但体现了社会的进步,也实现了图书消费方式的市场化回归。依靠身体感受和体验作出的市场消费行为,也就顺利地实现了商业逻辑和文化价值的进一步融合。

当代实体书店,还超越了传统层级观念,打通了诸多社会阶层和组织方式,并基于生活、文化价值的一体化,在消费平台上开始重构新的社会分层方式。各阶层在这个空间自由融合,不但适度消解了因城市狭窄的空间所产生的身体性冲突,也通过俗世化的身体话语的渗透,抵抗着另一种庸俗的意识形态的侵入。不但创造出一种新生活和消费特征的权力话语,也提升了社会文明化交往的程度。这种空间交往和身体消费,虽然依赖的是身体感受的一致性和文化趣味的合群化,看似又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轮回,但这毕竟是从既定社会框架中抽取的一次合乎人性的抽

象,而这种微空间重构和更新的社会表达中,还闪烁着暖暖的人性和谐之光。

显然,在拉升空间的文化高度、粘合人群、适当延长人的停留时间等诸多效应之外,书店还在消费行为中,输送出一种文化情怀。消费中的“浪费”,消费的可持续循环,在符号化的当代实体书店空间中将继续演绎。当完成了这种私人于公众、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接合,空间就生产出现代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交往制度和令人愉快的新形式。作为沙龙文化的替代模式,当代实体书店虽然还没有到达文化创造的高度,但其消费的包容和交往的合理,会自然转化为某种社会政治的合理性。

(作者为同济大学教授) ■

## 海明威如何成为一家意大利出版商的股东

伊诺第(Einaudi)是意大利都灵一家颇有声望的出版商,出版过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诸多名作。双方的合作颇多龃龉,这段往事近日由意大利作家安德烈亚·迪·罗比兰特(Andrea di Robilant)在《巴黎评论》(Paris Review)上撰文详述。

事情的起因还是钱。海明威抱怨伊诺第出版社经常找借口扣留应当支付的费用,1947年之后,他更是忍无可忍地拒绝伊诺第继续出版他的作品。然而,令人大跌眼镜的是,1955年春天,海明威悄悄地将其债权换成了公司股票,一夜之间成为了伊诺第的大股东。海明威是个对钱比较审慎的作家,而长期管理不善的伊诺第基本算不上安全的投资对象。他的这步棋,主要目的是增加其作品在意大利变现的速度。

海明威在意大利起步比较晚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他已经是英语世界备受瞩目的文坛名宿。然而,早在1923年,他就已经在意大利被列入黑名单,因其当时作为《多伦多星报》(Toronto Star)的记者,在报道中将墨索里尼描述为“欧洲最虚张声势的人”。1927年,他在当时法西斯意大利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讽刺作品。1929年,他的反军国主义小说《永别了,武器》(A Farewell to Arms)出版,其中描述了意大利军队从卡波雷托溃败的情形,这使他成为墨索里尼政权的眼中钉。因此,海明威的书在意大利遭禁,彼时其他美国作家,辛克莱·刘易斯(Sinclair Lewis)、威廉·福克纳(William Faulkner)、约翰·斯坦贝克(John Steinbeck)和约翰·多斯·帕索斯(John Dos Passos)等的作品,都陆续被翻译出版并大受赞誉。

1943年,墨索里尼一倒台,意大利出版商就争先恐后地抢夺海明威作品的翻译权。《太阳照常升

起》(The Sun Also Rises)的第一个意大利版本由一家不知名的小公司出版,时间大约在1944年夏,罗马解放后仅几周时间。《永别了,武器》、《丧钟为谁而鸣》(For Whom the Bell Tolls)、《有钱人和没钱人》(To Have and Have Not)等在接下去几年由其他出版社相继出版,并迅速获得成功。这些最初的版本几乎都翻译匆忙而马虎,所以质量一般,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哪些出版商分别享有哪些作品的权利。

海明威让他的代理商与伊诺第签署了许多合同。伊诺第在当时是个年轻的左翼文学出版社,手握强大的美国作家资源。到1947年初,他们还牢牢掌握着海明威的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、《第五纵队》(The Fifth Column and the First Forty-Nine Stories)、《非洲的青山》(Green Hills of Africa)、《有钱人和没钱人》、《死在午后》(Death in the Afternoon)等作品。在战后意大利的海明威作品争夺战中,伊诺第无疑是胜出者。但他们没得到两部最重要的——《永别了,武器》和《丧钟为谁而鸣》。

阿诺尔多·蒙达多里(Arnoldo Mondadori)在墨索里尼当政期间创办了同名出版社。他声称手里拥有两份战时签于瑞士的合同,可以证明他拥有那两部最重要作品的权利。1945年,他用磕磕碰碰的英语写了一封谄媚的信给海明威,希望能成为海明威在意大利的“唯一出版商”。他信中说:我打算在意大利广为传播您的名字,尽可能使公众无人不晓您的大名,因为我知道,通过接触您的诗意的世界,我们的读者才能获得道德和文化上的优势。他还补充道:我本应更早写信的,但受制于“严厉的法西斯禁令”。事实上,蒙达多里在战时可是法西斯政府正式成员。



海明威与玛丽在威尼斯。 资料图片

海明威当然不希望由前法西斯分子来传播他的作品,尤其在1945年春,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还是百废待兴。因此,他没有回复蒙达多里的信。不过,法院的一系列判决把《永别了,武器》和《丧钟为谁而鸣》的诸项权利判给了蒙达多里。因此,在世界陷入冷战的大背景中,海明威在意大利的两家主要出版商——伊诺第和蒙达多里——也形成了相互匹敌的格局。

1948年9月,海明威和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航行到欧洲。他们计划在戛纳停泊并在普罗旺斯地区巡航,但一系列机械故障迫使船只停靠在热那亚。海明威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踏足意大利了,此刻,他1918年在意大利的战争前线的回忆再一次笼罩了他,他与玛丽前往斯特雷萨疗养许久,慢慢从战争的伤痛回忆里恢复过来。

蒙达多里的家庭别墅就在距离斯特雷萨不远处的湖畔小镇。这位60岁、左右逢源的老头,此时正在苦心重振出版社。得知海明威就在附近,他连忙殷勤地将这位他

觊觎许久的作家请到家里做客。此时的政治气候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,蒙达多里在意识形态上偏向西方,与伊诺第的左翼倾向判然有别,相比之下,蒙达多里对海明威更具吸引力。因此,海明威高兴地接受了邀请。

蒙达多里在家中热情接待了海明威,托马斯·曼(Thomas Mann)、辛克莱·刘易斯等作家也是这里的座上宾,并在战前就已经成为他出版社的签约作家。觥筹交错之间,海明威接受了蒙达多里的合作意向,他也高兴地获悉,意大利版《永别了,武器》和《丧钟为谁而鸣》已经产生了超过百万里拉(约1600美元)的收益。蒙达多里还当场支付给他40万里拉(约650美元)现金,足够他在意大利生活一段时间。

美妙的一天过去,海明威回到斯特雷萨的疗养地,伊诺第的创始人,36岁的朱利奥·伊诺第(Giulio Einaudi)正在酒店大堂等他。伊诺第来自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,行事作风与虚张声势的蒙达多里很不同。他的父亲路易吉·伊诺第(Luigi

Einaudi)是新当选的意大利总统。伊诺第在过去十几年中与诸多作家交往,为出版社赢得巨大的影响力和声誉。他带来两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编辑——32岁的纳塔利娅·金斯堡(Natalia Ginzburg)和24岁的伊塔洛·卡尔维诺(Italo Calvino)。卡尔维诺像许多同龄人一样,读着盗版的海明威小说成长,将其视为偶像。在斯特雷萨的碰头会中,海明威承诺将自己的下一本书交给伊诺第。但是,在版税支付的问题上,双方谈得并不顺利。海明威告诉伊诺第,蒙达多里刚刚支付了40万里拉,于是伊诺第也只好万般不情愿地开了一张50万里拉的支票。金斯堡女士因此对海明威心怀嫌恶。

海明威在后来的日子里基本上隶属蒙达多里的阵营,但他在伊诺第的那五本书持续创造了巨大收益。到1954年底,他已经拥有将近940万里拉的债权。此时,伊诺第的财务状况不佳,很难支付这些费用。1955年,经过协议,伊诺第公司管理层将价值320万里拉的股票划给海明威,所有权证书于1956年正式以海明威的名义保存至威尼斯的银行。海明威聘请律师与伊诺第商定了付款计划,确保此后每月能从出版社获得相应费用。遗憾的是,他的这次投资效果惨淡,伊诺第公司一直未从财务危机中挣脱出来,即使其文学名声如日中天。1958年,海明威终于想明白,那是一项毫无意义的投资,但他也没有出售股票,任其留在银行里,直到他1961年弃世。

又经过多年惨淡经营,1994年,伊诺第终于找到了一个买家,正是其老对手蒙达多里。海明威也最终在意大利有了一个“唯一出版商”——蒙达多里和伊诺第后来都属于贝鲁斯科尼家族旗下的出版集团。

(编译/高曜)